句溪雜著

祭法七廟解

祭法之說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孔以考爲父王考爲祖皇考爲曾祖顯考爲高祖祖考爲始祖二祧爲文武廟然文武之廟百世不遷似不得去而祭之壇墠也王制之說七廟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謂太祖爲后稷以太祖及文武之廟與四親廟爲七則以王制之七廟即祭法之七廟矣按七廟之制止是周家一代典禮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並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

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故鄭注王制亦云此周制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盧植說曾子問之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之天子七廟皆云據周禮尹更始說穀梁之天子七廟亦云據周並見禮疏所引之聖證論中蓋禮經成於周代而記文亦多據周而言非必三代皆七廟也咸有一德所稱之七世之廟自是晚出之書未可爲據蓋廟制本於服制服之所不及即廟之所不祀五服之差上及高祖所謂顯考也高祖以上無服則高祖以上無廟故親廟之四百世不易周人以后稷文武有功不

毀始合而爲七殷則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祖故亦不毀合親廟四其六廟夏則惟禹與四親廟故止五廟而已故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奏曰祭義曰今見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又匡衡告毀廟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是以禘祫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而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世而祫其道應天又

彭宣等議以爲繼祖宗而下五廟迭毀雖有賢君不得
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
又石渠禮論白虎通亦皆以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后
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也自劉歆始有九
廟之議然謂月祀曾高時享二祧似亦以正廟止於曾
高至王肅欲專與鄭立異乃以親廟有六謂自上而下
降殺以兩若天子諸侯親廟同四則君臣同制尊卑不
別直以周代文武二廟在七廟而外以定晉宋以下廟
制矣不知禮器明云周旅酬六尸除后稷之尸發爵不
旅其餘六尸則文武及四親廟也若親廟有六則當入

尸矣曾子問云孔子曰七廟無虛主若有高祖之父若
祖則當言九廟無虛主矣必謂天子諸侯降殺以兩則
諸侯五服天子當七服乎喪服小記明云有五世則遷
之宗遷卽遷廟也五世而遷親盡而祧也周禮隸僕掌
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五寢卽五廟之寢爲文武廟無
寢故也安得更有六親廟乎所以馬昭等據周禮孔子
爲本穀梁小記爲枝葉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而以
鄭氏爲主焉至祭法之二祧則宜謂高祖之父高祖之
祖似不得如鄭孔所云以二祧爲文武蓋廟祧壇墠分
別親疎明祧遠於廟壇遠於祧墠遠於壇鬼遠於墠別

之爲祧明其不在廟數故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云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雖皆廟祧並舉而祧別於廟已可概見先王制禮中焉而爲之制雖仁孝無已時不得不限於親盡之數又不忍其遽毀也故於遷廟而後別爲二祧行四時之祭所謂去廟爲祧也故南史臧燾傳曰尋去祧之義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是也蓋又兩世焉乃於禱焉祭之所謂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也又兩世焉而爲鬼猶於祫焉祭之所謂去墠爲鬼也隆於恩而殺於義即事有漸所謂仁至義盡也祭法差次七廟因統二祧

在內則以經傳多以祧代廟如聘禮之不腆先君之祧襄九年左傳之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之其敢愛豐氏之祧是也其實祧廟散文雖通對文則別不得混祧於廟也劉歆又曰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按祖禰日祭可補禮經之缺五經異義載左氏說歲終禱於壇墠禘及郊宗石室石室卽包有去墠爲鬼者矣緣神主皆藏之石函而祫禘則全及石室之主故也劉歆習左氏異義所引必兩漢左氏先師舊說故

義可相足也其文武之廟自謂之廟亦稱世室後人因已祧之主藏於二廟遂斥文武廟爲二祧與祭法之二祧名同而實異也文武百世不遷何得去祧爲壇乎鄭孔意又以去祧爲高祖之父去壇爲高祖之祖然去祧之文緊承二祧似不得以二祧之祧指文武而去祧之祧又謂應遷之祖與去壇去墠去王考文義不貫矣許氏周生以文武止祭於明堂不別立廟然周頌序云雝禘太祖也鄭箋云太祖卽文王旣曰禘非於廟而何王氏伯申又以祭法之祖考廟謂高祖之父然高祖之父已屬親盡何得仍月祭之乎其諸侯之祖考廟亦謂始

封之君其去祖爲壇者亦謂高祖之父緣諸侯不別立
祧廟故無祧名其應祧者則藏於始祖之廟不得與於
時祭有禱焉則祀於壇故謂去祖爲壇也其大夫之祖
考廟亦謂始受爵者惟此經則始祖無廟而立其父祖
曾祖之三廟王制則始祖有廟與一昭一穆而三廟二
記不同鄭孔義以王制所云爲別子爲大夫者祭法所
云爲非別子而爲大夫者鄭志又以祭法爲周制王制
或雜以夏殷以無明文故疑而未定按王制似是周制
祭法則又似是異代之禮何者周道尊尊重宗以收族
始祖爲百世不遷之宗則無論別子與否似皆當爲之

立廟殷道親親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不繫姓不綴食但或立其曾祖以下三世之廟隨時而遷不別立始祖之廟而又以其始受爵也故仍祭於壇墠要之禮記雜出七十子之徒以及秦漢間儒生各述所聞往往彼此互異蓋有不能強同者焉

黄孝侯學使按試汾郡經解拈此命題因之解以示書院生童

周南召南解

詩譜云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則南卽泛說周之南召之南周公召公分陝而治陝在今之陝州故如周南所詠之如江漢汝皆在今河南湖廣地韓嬰詩序在南郡南陽之間是專斥周南漢地志南陽南郡皆屬荆州也其召南所載如南山則終南山也江沱則梁州之沱也在今陝西四川地後以二南譜諸樂歌燕禮謂之鄉樂磬師謂之燕樂也惟逸周書有云南國名南氏有二臣勢均力敵周分爲二南之國以南爲地名以二南爲國非也若夫詩小雅以雅以南文王世子

之背鼔南則指四夷之樂特舉南以見其餘與二南之南無與也

釋茍

說文茍自急敕也从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也段改爲从勹口勹口猶慎言也从芊與義善美同意凡茍之屬皆从茍又敬肅也从攴茍又葡具也从用茍省此字不見於經惟爾雅釋詁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茍居力反經典亦作棘通志堂本改作急已誤以茍爲从艸之苟改之矣說文以急詁茍雙聲爲訓不同韻急不得爲居力切也茍爲謹敕之意故敬字从此也若艸部之苟說文訓爲艸也段氏注引孔氏論語注苟誠也鄭注燕禮苟且也假也皆叚借也然凡叚借必有與本字同韻本字苟爲艸名

音垢、無有訓誠訓且訓假之同音字者又不可以引申惟苟爲自急敕故大學苟日新謂急日新也引申之則爲誠、論語苟志於仁矣謂誠志於仁也苟有用我者謂誠有用我者、由誠而慮、虛言之則爲假爲設、凡經傳之作假如用者皆是也由誠而反言之則爲苟且如亂之詁治廢之訓豐之類如曲禮之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論語之苟合苟完苟美皆是也至燕禮記之賓爲苟敬、鄭注苟爲且爲假、意謂主國君享賓時親醴於賓燕時又且獻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假爲恭敬也言苟敬者賓實主國所宜敬也又聘

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注燕私樂之禮崇且殺敬也又云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案卽如鄭義作且作假亦當爲居力切之苟其實不必如此解也蓋燕爲崇恩殺敬出於君則可賓雖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而辭爲賓然必自急敕意禮殺而敬不殺也是苟敬卽急敕自敬仍作苟之本義解亦自了然也故凌氏仲子禮經釋例引戴氏東原說曰說文苟自急敕也是也然彼又謂與苟且字不同則誤蓋急敕之與苟且義不同而字則一苟且之字卽急敕之苟之反面字也王氏伯申以爲敬心多而敬少既不可事事恭敬又不可全不

敬故謂之茍敬又謂茍敬者所以別於正賓意以茍敬爲略敬敬與茍相反茍敬連稱亦不辭總之經典之茍皆當从居力反之讀無从艸之茍字世人徒見从艸之茍而不知居力反之茍凡茍字皆讀如垢所謂久假而不歸矣从艸之茍惟急就篇茍貞大注茍草名也所居餞之因以爲氏此外無見也又按大戴曾子立事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句奢與儉對倨與句對倨有傲慢之義疑句卽茍之壞體字茍爲急敕正與傲慢相反彼上文云不服華色之服不稱懼惕之言奢儉承上華色之服倨茍承上懼惕之言尤與急敕義近也後人

不知因倨句二字適與攷工記倨句合遂據彼爲說孔

檢討云過於矩則爲倨不及矩爲句義似迂回

釋査

査字不見於說文世專以爲考察字案牘之文用之尤多査从木且聲與考察義不相涉考査卽柤之變體說文木部柤木閑也繫傳閑闌也柤之言阻也又門部閑闌也廣雅釋器柤槎柱距也距卽歫說文歫槍也槍卽槎也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注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是歫距拒槎槍閑闌與柤皆異名而同實闌阻則有稽査之義故今官署內行馬亦稱攩衆亦所以示査察也說文槎衺柱也正今行馬之形又云𥂕距也考工記弓人維角𥂕之先鄭讀如掌距之掌是

也義並與查察義近今人又用爲果名則即如說文之樝所謂似梨而酢者也廣韻又以爲水中浮木似又借爲槎其實查槎並非同部此魚歌之所以並混入麻部也

豐水東注說

同年生蔣子瀟（湘南）爲某公修藍田縣志爲余言關中水皆西流入渭無東行者詩何以言豐水東注攷鄭氏箋云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爲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義亦迂回因疑豐水東注或謂豐水自東而注耳嗣撿漢志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按鄠屬西安府在其西南其故城在今北二里上林苑在長安縣西南水經渭水云渭水自槐里縣故城南又東合甘水又東豐水自南來注之似由南而北而微向東則以爲東注亦無不可因又疑今時入渭恐非禹時

故蹟禹貢導渭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先儒皆云灃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今涇水誠大而灃水入渭源短流狹何至有汎溢之虞而必待禹治施功況雍州經特云灃水攸同則非涓涓之水可知矣葢周秦漢唐歷都關中其間鑿引諸川或利轉輸或資灌溉以及苑囿津渠改鑿無常非復禹蹟之舊矣如漢鴻嘉中王商穿長安城引內灃水注其中又唐貞觀中堰灃鎬入昆明池又於京城而北引灃水爲漕渠合鎬水北流由禁苑入渭此灃水之所以愈變愈微也胡明經云竊疑灃西之澇灃東之鎬潏灞滻禹時悉合灃

入渭故澧水得成其大也信哉

掘閱解

詩曹風蜉蝣掘閱毛傳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孔疏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鄭以解閱中毛之容閱孔以鮮閱疏鄭之解閱又引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孔以鮮解二字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存之後世埤雅云掘土使開閱此用定本爲義者也本草綱目蜣蜋蜉蝣腹育天牛皆蠐螬蝤蠐所化蠐螬生糞土而蜉蝣掘地而出其蠐螬所化與則但言掘義而無閱按掘地而容閱鮮閱解閱皆屬迂回容閱鮮閱解閱連稱亦别無所見埤雅引管子曰

掘閱得玉今管子雖無此語要陸氏必非杜撰得玉不得有容閱鮮閱等義也葢掘閱猶掘闕也管子山權數篇云北郭有掘閱而得龜者注掘穿也穿地至泉爲闕又大戴禮曾子疾病篇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爲淺而蹷穴其中王尚書述聞蹷者穿也言更於淵中穿土爲穴也廣雅掀穿也吳語闕爲深溝韋注闕穿也掘閱掘闕蹷穴皆同音互假也蜉蝣朝生暮死羽翼狀其已成掘閱狀其始生謂其在土中穿穴而成也

唯子不報述

喪服不期杖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唯子不報也女子子報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鄭注男女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子似失之矣程氏瑤田謂傳非有失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爲子子適士者在小功章其女子子爲父期也爲三人嫁在大夫者在大功章其女子子爲父亦期也今在不杖期章乃爲嫁於大夫無主者其女子子爲父同期也若姑姊妹則以期報期故曰唯女子子

之期疑於報而不爲報也若夫男子之爲父斬自不報爾不待言也於兩相服期中獨指女子子之不報故曰其餘皆以報期也按程氏蓋以唯子不報一語專爲此條發耳若經文於爲大夫命婦者下總綴一報字復再係以唯子不報則如程氏說可矣經既敘畢十二人之服下即曰唯子不報明是通解不報者耳既非專爲此章發義安得專指女子子言與報者無輕重降殺之差之謂女子子出適大功正服也爲其無主爲之期而出適之女子子爲父母之期如故不得因其加至期而爲之三年也亦非因父母爲已期而始爲之期也其男子

爲父母三年而父母爲長子三年其服相當然子爲父母非因其爲己三年而報以期也母爲長子亦三年而父在爲母期亦非因其爲己三年而報以期焉鄭所以言男女同也

程氏喪服經傳無失誤述駁鄭氏者三條尚有庶孫之中殤一條駁注文不宜中爲下先師淩先生曉樓曾辨正之載禮論略錄中茲不復論

妾不體君述

喪服不杖麻屨章傳兩言妾不得體君一見於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一見於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父母得遂也鄭於爲其父母章傳下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程氏瑤田駮之謂據注是欲以妾與女君例也此論妾服安得以女君爲比例按嫡妾相對爲文猶君臣父子上下云爾喪服與春秋多言例例者比例之謂也多取其

事之相近人之相次者以相衡嫡妾同事一夫而名分不同而取以相例正見聖人別嫌明微之意有何不可比例之有妾不得體君卽得爲父母遂明體君之女君不得爲父母遂故舉春秋以相難並非並妾於嫡也程又云妾爲父母當以妾子爲外祖父母比例下記云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服如邦人是也意謂庶子有體君之道爲後者體君卽不得爲外祖父母服與妾之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者異應取以相例夫記文之庶子爲後係指大夫士之子言此則言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不得專舉大夫士禮例之也大夫

士之子不爲後如邦人天子諸侯庶子即不爲後而父在爲母則不在五服之之內父殁則不過大功六功章所謂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其爲外祖父母則無服矣是雖不體君亦不得遂其外祖父母之服也程又云妾不體君二條當以妾子比例不得以女君比例意以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葢妾子當體尊之時則爲其母有不得遂之事緦麻章庶子爲後爲其母是也惟妾子本不與尊者一體得爲其母遂今二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遂是其例也則又不然夫妾子爲母天子諸侯之子與大夫士之子不同君殁庶子爲母大功君在

則麻衣練冠縓緣此王侯庶子之制也若大夫之庶子則父在爲母大功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是也父卒則爲母三年士則雖父在亦如邦人其爲後者不論大夫士皆緦若天子諸侯之子承重則無服曾子問所云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庶子王爲其母無服是也服問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伸君也蓋亦不過緦耳鄭又云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君母則不可蓋衰世之制然則妾子亦有雖不體君而亦不得爲其母遂者是皆不得舉以相例也況妾爲子條是公妾大夫之妾其所比之條則庶子爲後爲其母是大夫士之子所比亦未盡合也故鄭於妾爲其子條下注

云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女君與尊一體

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程又謂其牽

合女君一體以立言而不知妾無體君之事夫傳既言

妾不得體君明是謂女君之體君者發義有何牽合能

謂女君不與君一體耶程又謂女君爲其餘諸子服大

功乃尊降一等之例非與君一體不得遂之例其爲長

子三年者則齊衰三年章所謂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

降又不與體君例相妨者若牽合體君不將自亂其例

夫不與君爲一體何能以尊降婦人從夫尊者因君而

尊也因體君而以尊降係一義相承者不降父所不降

正見一體之義明係同承嫡嫡相傳之重故亦不敢降也有何自亂其例緦之程氏說禮預存一與鄭爲難之心故不能不强生區别耳

稅服辨

左傳襄二十七年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卽繐也喪服繐裳縷細而希非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爲此服按繐衰爲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見於喪服經所謂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是也不在五服之中獻公既痛愍子鮮子鮮未死而忽爲之制服愍之歟抑憤恨之歟且服之以陪臣爲天子之服亦太輕重失倫而稅之作繐於他經別無所見服虔云衰麻已除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是爲稅服服之輕者則解如小功不稅之稅按禮經之稅謂過而追服者以聞喪之

日爲成服之始與本服之衰麻無異不得謂服之輕者若獻公與子鮮爲昆弟宜服齊衰期然諸侯絕旁期於禮無服則無所謂稅服何如之有按稅者變也服問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注稅變易也詩碩人說於農郊釋文說本作稅謂莊姜至近郊變易其衣服也則此之稅服亦謂獻公因子鮮出亡留之不可特爲變其常服以示不忍耳喪宜解如喪人無寶之喪如宜解如而謂公痛其亡而亡之而變服終身也又二十八年傳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亦謂變其祭服也杜氏亦知彼之不能作緦服解也故解爲脫服何同一稅服而說之

兩岐乎

謂之王公辨

攷工記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按王即天子旣稱國有六職則天子不宜同列六職之內則王公宜三公之誤盧植禮記月令三公五推注曰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王職事故三公以五爲數正用考工記文爲說又三國志杜恕上疏亦曰古之三公坐而論道也即僞古文尚書周官述三公之職亦云論道經邦即本如此

櫺星門說

今天下學宮於大成門外有門額曰櫺星門自來均未悉其何所取義按櫺星疑即靈星靈星之見於經者詩周頌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意以爲祀靈星而賓尸所歌見於史者則漢郊祀志高祖詔御史令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農見而祭之是也然與學宮無涉惟獨斷有云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月令章句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火有文明之象故學宮取以額其門歟角亢氐房星尾箕又爲蒼龍宿體今卜驗家猶以蒼龍占文學

其遺意歟

釋宋

說文宀部宋居也從宀從木錢氏斠詮謂木社木也宀居也白虎通誼社無屋以通天地之氣亡國之社屋之示與天地絕屋者居也此制字之義按錢說殊迂回附會微子於周爲客僞古文微子之命固不可信而周頌有客之詩其所以尊崇者甚至禮郊特牲曰尊賢不過二代春秋家說王者存二王之後通三統使得備用其先代禮樂左氏僖二十四年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則既已封之上公何至特制一社屋下木之宋字以辱之豈武周大聖之所爲而微子大賢亦未必甘心忍

受錢氏又云宋字自周武以前無之夫周武以前文字存者幾何而乃斷爲無此字與又引釋名宋送也地接淮泗而東南傾以封殷後若云滓濊所在使隨流東入海也夫宋去海尙遠與魯衞陳鄭皆接壤正華夏之地何至爲滓濊所在可謂不經之甚矣安得謂其與許君相發明鄭君注樂記投殷之後於宋以投爲舉從之詞亦謂武庚本封於殷都叛亂被誅故徙封微子於宋地又何至等之投諸四裔投畀有北耶考宀部如宕字從碭省聲家字從豭省聲皆取其所從之偏旁爲聲則宋或卽松之省聲歟松之或體爲寀去谷而爲宋今本說

文脫省聲二字耳

釋十

說文有十有十有十音義自別數目之十橫直相交處居中故十部十下云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蓋於文十爲四正乂爲四隅乂古五字相交處均在其中所謂中央是也十字橫少近上爲古甲字如王字篆文中橫亦近上王字篆文中橫正居中也早字從此說文早晨也從日在甲上繫傳本此下有甲古文甲字錢氏坫曰此云在甲上當作日在十上繫傳之甲古文甲字當作十古文甲字其說是也十爲古文甲後或借爲押字用諸公私契牘書於己名下以爲信所

謂畫諾者是魏志齊王芳傳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鎭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不敢發畫鴨押同音雲午隱語押字欲齊王書押於詔以誅司馬昭卽勒其兵也後又省押字爲甲今人於契據供招多畫十字正古甲字之遺義卽押字也說文於甲下重古文但有㐃而無十以故不識十字遂並改早爲旱矣

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生母服議

或有問於余曰出嗣者爲其本生生母宜何服子曰此古今不同也今律本孝慈錄庶子爲生母斬衰三年與父母同其過房與人者旣爲嗣父母斬衰三年則降其本生父母齊衰期惟出仕者去官應試者停試與他期服不同耳則爲其本生生母服亦宜仿此服期去官停試可耳若古禮則異是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此謂天子諸侯庶子父在爲其生母者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則王侯庶子父歿爲其生母大夫庶子父在爲其生母者也士之庶

子父在爲生母期父卒爲生母齊衰三年大夫之庶子亦宜同若庶子爲父後者則自天子至士皆爲其生母緦緦麻三月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晉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蓋謂庶子王爲其母者孔疏以爲異代之法明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當時天子諸侯庶子未必有出爲人後之事若大夫士庶子容有出後大宗者考喪服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分本生父之在否緣其母已由三年降期不得累降則爲其本生生母蓋士之子本生父在否亦皆服期大夫庶子其本生父在亦大功本生父歿亦宜

期矣

笑不至矧說

曲禮笑不至矧鄭注齒本曰矧大笑則見按說文齒部齗齒本也一切經音義引作齒肉也倉頡篇齗齒根也然則鄭君以矧爲齗之叚借釋文一本作哂說文口部無哂字說文欠部別有弞字釋爲笑不壞顏從引省聲與此無涉若矧爲笑不壞顏則是笑不至於不至壞顏則不詞矣錢氏坫說文斠詮引曲禮笑不至弞並引鄭注不知所據何本蓋矧於說文作矤見矢部訓爲況也詞也從矢引省聲矤與弞相近故誤作弞耳錢氏於欠部之弞字改依玉篇廣雅作改己聲以玉篇別出之弞

字爲孫強所增則與矧韻隔絕矧從引得聲齗從斤得聲引斤同部得相通段已聲字應入之部也

入自闕說

曾子問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闕升自西階鄭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正義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也必西階者以柩自外來如賓客然故就客位也鄭以闕爲毀宗者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也又云如小歛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疏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注牆

裳帷也按鄭氏曾子問注卽本檀弓毀宗躐行爲說雜記注卽本檀弓周人牆置翣及設楦牆置翣爲說古人制禮吉凶相變先君死於外變之大者孝子不忍待與生時同故變而爲毀闕升西階之制而未大斂之先則父尸猶見又不忍遽同之死故仍其入門升阼階之舊所以旣不敢之死而致死之又不敢之死而致生之之義也徐氏乾學以鄭說爲迂謂曾子問之闕卽門闕之闕而非牆闕之闕雜記之牆卽牆垣之牆而非車轎之牆夫曾子問記於上曰入自闕升自西階下曰入自門升自阼階則門與闕異顯而易見穀梁以廟門爲闕門

並不單稱爲闕其單稱闕者或卽觀之別名爾雅釋宮所謂觀謂之闕說文闕門觀也是也棺柩必不入此若果卽常行之門則亦直言如下文之入自門足矣何必變而爲入自闕乎徐氏又謂諸侯大夫之喪還何闕門之不可入而必毀牆以進然則君死於外有何不可升自阼階而必升自西階何故其葬也卽不毀宗有何不可而必毀宗躐行何故若執有何不可以論禮則先王制禮委曲繁重不如後世之直率可刪除其大半矣徐氏又謂以裳帷爲牆何不竟言裳帷而以牆字代之夫古人行文原無一定言牆亦可言裳帷亦可一物兩名

科舉其一如此之類更僕難數也

賓饋于个辨

昭四年左傳賓饋于个而退注云東西箱不誤惠定宇云个食器也以个爲食器他無所見沈氏小宛云按內則大夫有閣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个是閣之轉聲呂覽孟春注个猶隔也按說文無个字个卽介也秦誓若有一介臣大學作若有一个臣襄八年左傳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一介獨使也昭二十八年傳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注云一个單使此之一个卽彼之一介也介有側義亦有副義介卽夾室在堂之兩旁者說文八部介畫也薛君韓詩章句介界也夾室

與堂有序以界而側在左右如堂之副故謂之介後人介个不分故又謂之个也月令說明堂四方皆有左右个亦是側在四隅者故徐鼎臣說云明堂左右个者明堂旁室也是也周禮梓人說侯制之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亦謂其在兩旁者故鄉射禮有右个左个之名鄉射記有上个象臂下个象足之說也鄭氏彼注讀个如幹釋文幹脅也說文脅兩旁也釋名脅挾也在兩旁臂所夾也夾室在堂之兩旁如人之脅然焉內則云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諸侯伯於房中五大夫于達三注達夾室卽左氏之个也疏引崔氏云天子尊庖

廚遠諸侯卑庖廚近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是則
閣爲庋食之具在房外之夾室豎牛不欲進食者見叔
孫故令其寘於个而卽退也是个可謂之達可謂之夾
不得謂之閣音宜讀如介亦不得爲閣之轉聲也

劉楚楨先生論語正義序

道光戊子秋立隨劉孟瞻梅蘊生兩師劉楚楨包孟開兩先生赴鄉闈孟瞻師楚楨先生病十三經舊疏多踳駁欲仿江氏孫氏尚書邵氏郝氏爾雅焦氏孟子別作疏義孟瞻師任左氏傳楚楨先生任論語而以公羊屬立嗣楚楨先生成進士宰畿輔草未就授哲嗣叔俛明經續成之爲若干卷而楚楨先生旋下世既從明經假讀竟乃敘而論之曰漢世論語有齊論魯論篇次小殊說亦略異孝武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論語蓋與古尚書逸禮皆有文無說張禹兼通齊魯爲張侯論而

齊魯師法淆鄭康成就魯論第考齊古爲之注而三家師說亦不可究矣何平叔等作集解名爲集諸家之善其不安者頗爲改易而去取多乖義蘊觕略然師授淵源雖汨沒無考其漢時經師單詞隻義猶賴焉存惜皇邢二疏未能發明末學膚淺於微言大義旣無所窺於典章訓詁名物象數復多蓋闕厥用慨焉楚楨先生先德本東林耆彥躬行力踐世守勿替從父端臨公箸論語駢枝精深諦確雅爲通人所重先生少從端臨公受學長益旁搜博覽又得通敏若明經者爲之拾遺補闕繼承先業故其疏論語也章比句櫛疏通知遠萃秦漢

以來迄國朝儒先舊說衷以已意實事求是其最有功經訓者如謂有子言禮之用章是發明中庸之說夫子五十知天命是知天生德於予之義告子游子夏問孝是言士之孝乘桴浮海居九夷是指今高麗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是夫子教門弟子之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指所得之簡策言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脩慝辨惑是魯行雩祭樊遲舉雩禱之辭以問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是言朋友責善兄弟不可責善謂伯魚爲周南召南是伯魚受室後示以閨門之戒四海困窮是指洪水之災堯舉舜敷

治之凡此皆先聖賢之旨沈霾二千餘載一旦始發其
蘊至八佾鄉黨二篇所說禮制皆至詳確以視江孫邵
郝焦氏諸疏義蓋有過之無不及已立於公羊疏勿勿
四十年近甫輯成稾本七十餘卷復橐筆遊楚越疏漏
淺謬卒未釐正歲月如逝寫定無期追維先哲悔悳何
已

曹寶書刺史集序

上元曹恕軒少公手其先王父寶書先生詩文示讀先生爲吾郡名宿由甲科宰山右歸里後適粵逆陷省垣先生以全家殉憶與先生弟季皐明府應禮部試時耳先生名癸甲閒遊晉陽官民中猶嘖嘖道弗衰蓋先生氣節政績固足焜燿一時不必藉詩文壽而孤文賸句流播人閒未始非精爽所憑天殆於兵火剝蝕餘留茲吉光片羽餉後進爲吾鄉文獻光歟至文之高古詩之婉雅王善之孝廉敘之詳矣無庸以鄙言贅惟季皐於壬戌夏死渭南難忠義之氣萃於一門負乎二難未識

季皋遺文尚有存焉否也

陳氏宗譜自序

吾陳氏自宋乾道世弋陽文琥公爲句容令遂家於陳巷是爲句容陳氏鼻祖數傳至應琪公東遷於陳武莊又爲句容東鄉陳氏支祖今王村壩頭上店又皆陳武莊所分也自嘉慶己卯修譜後幾及一世子又生孫孫又生子派別支分散焉靡紀族長泰琬公愁然憂之因延族之學隆望重者重加修葺老成典型藉可尋述因思吾族自土著句曲後致位通顯者雖不多覯然歲閱千餘時經數代士農工商各安素業慶賀弔祭昏嫁死生之事相望相助數十世如一日焉而其中之義夫節

婦名儒碩學謹愿獨行之士世不乏人此以知積厚者流光本固者支榮德遠而後興願同族其共勵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三復斯言恍焉神往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書後

右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無撰者書者名氏誌言早列前銘意夫人先歿別有誌銘斯其祔葬時所刊耳誌首書卒葬年月昉諸漢胡公朱公叔碑不書郡邑葢卽江陽人其稱東海者郡望也書終與漢太丘碑同檀弓君子曰終言但身終功名尙在也於三子官爵頗詳葢自府君前皆隱而未達與漢人以府君爲太守之稱如衞尉衡方碑河南尹鮪君碑類皆故吏門生所立亦稱府君今人惟子孫稱其父祖歿者爲府君後人稱家爲府意謂府中之君耳則又古今人不相襲也誌言銘誌始

自繆襲據莊子衞靈公卜葬於沙丘掘之得石槨有銘曰不馮其子宋書何承天傳文帝聞元武湖遇甄邯墓得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然則周秦前舊有銘誌第古者或但書姓氏其臚舉事蹟始自繆襲耳末附地劵詳記畛域丈尺暨償地者及親保名氏據隸續載眞道碑以錢八千從有親眞敖字政直二弟升升二從弟市冢地廣廿二丈斯沿其例與陔餘叢考謂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不典之詞也然讀此額已題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知唐宋來舊有此例不必集矢於空同也此石新出於揚州郡城之西爲吾友田

季華上舍普實所獲有茂才李某攫而售諸蘇賈余因
考次其文俾季華編入揚州金石記云

箬帽園記

余所居東南隅有邱焉高不盈二丈廣僅畝土人呼曰箬帽山山之西有池曰箬帽塘池之南有場曰箬帽場皆因山得名曰箬帽者謂其狹小如箬帽爾山之北有隙地焉與余廳事平倚廣可十尋繚以短垣構屋三楹其中右楹蓄書萬卷左楹爲子弟課讀許飛簷三尺園之以檻藥爐茶鐺悉具屋之前種四時花木三面皆短檽屋後樹文竹數百竿冬可曝日炎夏高臥風竹相擊春秋鳥語花香時與二三友人談嘯其下不知人世理亂事樂何如焉荷蓑笠而麾肱望彼都之緇撮服疇食

德願子子孫孫善守之也

此記作於乙卯之春方將經始適有都門之行丙辰之年粤寇陷邑家室數十口蕩析離居先人敝廬亦遭土寇毀折一片榛萊瞻烏奚止此事作如是觀而已於敝簏中偶檢及之不忍屏棄錄之聊以見志云

爾

王君梅生哀詞

君王氏名振修字梅生原名振綱句容人弱冠補諸生中表有官於都者往依焉遂隸大興籍中順天辛卯科舉人屢試不售性孤介輒與世忤以故不理於口而遇益嗇不屑不潔泊如也戊戌春余與君儆寓京邸恆曰吾若博一飦粥產以養親贍家人獲免凍餒足矣進取所不計也榜發復黜時君出游久且乏嗣因與鄉人從其歸歸未及門而知君尊甫已逝撫棺擗踊痛不欲生未幾而君妻龔又以非命歿蓋君未歸時家屢空龔夙賢且孝私貸鄰嫗以供菽水冀君之歸而償之也三年

蓬梗落魄依然一囊之餘身無長物龔亦雅不欲以俗累重君憂而又赧於責者遂投繯焉君廉知之痛悔欲絕未幾而君之母又歿文章憎命時數厄人慘痛洊遭幾成滅戶斯亦生人極哀也已嗣闈館於其戚裴得顛疾辭而遊於常予億其困衡之遭抑鬱而成久之或當自愈而不虞竟賚恨以終也悲夫君善屬文亦不爲流俗所可故哀而闡之

翳兮王君淑厥躬覯茲百罹胡不庸君之先棄累厥德詢後必昌惟君特有集惟鵬乃身丁桐轉逆旅蒿里營殎慶餘兮曰弗爽信歟否歟天胡罔

書汪孝孫事

孝孫汪氏名如松字某揚之甘泉縣人同年生穆堂明府家督也穆堂宦於蜀以母吳太恭人就養季弟慕杜太史許屬孝孫入都奉太恭人養咸豐十年十一月太恭人病篤孝孫密割左臂肌和藥進太恭人歿孝孫哀毀甚創口風潰竟不起家人環詢始得悉時年十有九噫余往來揚州梅花嶺畔謁譚毅庵孝子墓因讀邑乘所載孝子割肝療親事未嘗不景行者久之孝孫昔於都中時相晤見其肫摯出天性讀書精鶩於學無不窺無世俗佼易囂張氣知所成必遠到不僅以科目顯乃

於義之所在果力壹志赴之則又非章句詞翰家所能
勉已孝孫事與孝子事足後先然孝子猶及見其親之
瘳身致而事濟而孝孫則僅以身殉所志卒未就徒抱
恨以逝也則視孝子爲尤可哀也

書介休三烈婦事

癸亥甲子間立主講介休書院高紫峯明府崇基以邑人曹君儀擬補列女志三則見示一爲鄔城店李嘉言妻郭氏與其子瑞書婦胡氏一爲下莊村張友妻馮氏也謹據狀書其事按郭氏年五十八歲胡氏年十九歲馮氏年三十一歲壬戌冬陝西督師勝保逮問宋景詩者東省巨捻也督師撫之隸部下督師既獲罪景詩不自安率所屬東渡東岸爲晉榮河境知縣陶汝霖莫之備遂由蒲解汾太出固關逕獲鹿而東千里而遙如無人境其所屬皆亡命無賴徒所到劫掠淫虐無不至十

二月十三日抵介休乘屋穴垣將入郭氏家姑婦恐遭污相攜走翼日賊去如厠者見有浮屍出則郭與胡相抱不釋也先一日下莊張馮氏見賊入堡里人咸遭污氏懼倉皇投溷歿邑令驗之面如生噫凡人之有所爲而爲者雖貞廉忠孝所爲率不免於勉而僞若三婦者村婦流耳乃於危急存亡之際無他顧慮但知守身如玉義重生輕以視士大夫稱道德說仁義及倉卒之際不能自持相率而爲奴顏婢膝者何如也以視形勢禁格捐軀赴難猶不免怵於法豔於名迫於淸議者又何如也章萊山制義有云姦雄或盜死以成名貞士以替

纓而敗節聞三婦之事其亦知愧否焉

皇清　誥授中憲大夫候選道曲靖府知府陳君墓誌銘

寶應劉恭冕譔

君諱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家世服田潛德弗燿父啟瑞國學生本生父輔邑諸生績學樂善教子有法君幼穎異讀書能求是道光甲午鄉試以經學淹博中式本省舉人辛丑會試成進士　授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累官　授雲南曲靖府知府時以道梗不克之任流轉東歸所至賓禮先後受事皆刑名至重君處以詳慎於喪服變除宗法淆異多能折衷協於禮律少所受學皆名師江都梅先生植之授君詩古文詞得其義

法江都淩先生曙儀徵劉先生文淇授君公羊春秋許氏說文鄭氏禮君兼通之而於公羊用力尤深鉤稽貫串成公羊疏七十六卷又他箸作已成者有爾雅舊注白虎通疏證說文諧聲孳生述句溪雜箸各若干卷君學爲通人位爲大夫而起居節儉同於寒素語言謙樸疑於不文忘賢與勢於君今見之烏乎如君者豈易及哉君生嘉慶己巳五月二十一日卒同治己巳十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一娶任氏再娶徐氏皆先君卒側室李氏子一汝恭縣學生女一適同邑兵部員外郎趙淦汝恭以君卒之明年卜葬君縣東孝義鄉孫塘頭之

原述遺行來徵文君久居於外汝恭又生晚故君行事多不能詳因最其政學之略爲之誌且銘之曰　志未遂兮學則存行已佚兮名則尊故人多宿草兮予懷壹鬱以誰言

十二年十二月丁望上後燈時出門擇其安文以學

有閱經書點注一過

槿安記